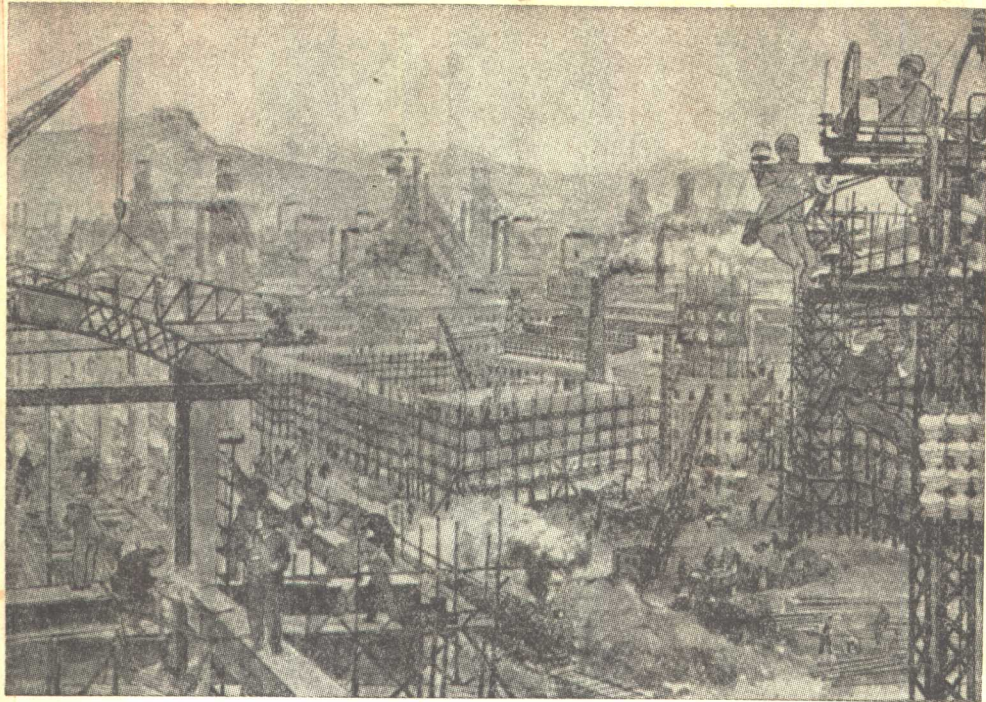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編輯部編

在工業戰綫上

在工業戰綫上

「人民文學」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在工業戰綫上

“人民文学”編輯部編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151千

開本335''×46'' 1/32印張 $3\frac{11}{16}$ 插頁2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37300

定價(6) 0.85 元

前 言

去年三月，“人民文学”編輯部發起了“在工業战綫上”的征文。这项工作得到了各地作者热情的贊助和支持，从征文开始到結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編輯部共收到应征稿六百八十余篇，約有四百万字。从去年五月起到十二月止，“人民文学”曾以專欄地位陸續选登了征文中比較优秀的作品。現在，我們再从已發表的和未發表的应征作品中选出三十六篇，彙編成書，使它和廣大讀者見面。

我們工業建設的成就和工人的斗争在文学創作中很少得到反映，这种狀況是必須努力加以改变的。我們發起“在工業战綫上”征文的目的是企圖用这种方式吸引作者們多多創作反映工業建設的作品，为这方面創作的开展起到一点推动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講，这次征文應該說是有了可喜的收穫的。这本选集就具体地表现出这次征文所取得的收穫。

讀过收在这本选集里的作品，人們首先得到的印象將是作品題材的廣闊。我們工業建設各方面的生活圖景，在这些作品中几乎都有所反映。从作品的描寫对象來說，像礦工、冶煉工、电焊工、木工、瓦工、鑽探工、开山的風鑽手、火車司机、保安檢查員、實習生、工程师、苏联專家以及工地上的領導者等等，他們的形象和事迹在这些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这些作品的主题和題材有不

少都是非常新鮮的，在過去的文學創作中不曾接觸或很少接觸的。雖然還不能說這些作品對生活的反映都已經多么深刻，但它們至少是在相當廣闊的程度上記錄了我們時代生活中最激動人心的事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接觸到了工業戰綫上驚心動魄的生活現實。這些作品加在一起，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幅色彩繽紛的工業建設的圖畫，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我國工業建設的宏偉規模和遠景，從而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激勵。

從作品的樣式來說，這些作品都是特寫和散文。在今天特寫散文的創作還不夠繁榮的情況下，這些作品的出現也是值得我們高興的。這些作品一般說都很短小，大都具有清新樸實的風格，和真實的生活氣息。令人可喜的是大多數作者都避免了單純描寫生產過程和生產技術的偏向，而着重地描寫了人物。為了更集中、更概括地反映生活，這些作品沒有僅僅局限于真人真事的描寫。其中比較好的作品，像“跋涉者的問候”、“幸福的‘南村’們”、“兩個年輕人”等，不但比較深刻地刻畫了先進人物的精神品格，而且作品中洋溢着一種抒情詩的氣氛。當然，這些作品所達到的水平並不是整齊的，其中有些篇在內容方面還很單薄，在藝術上也缺乏必要的加工，有幾篇甚至還只能說是人物事迹的片斷記述；但總的來說，這些作品却大都具有對生活的親切感受 and 對生活的熱情，在藝術上也大都是有可取之處的。

還應該特別提到的，是這些作品的作者絕大多數都是新人。有經驗的作家很少參加這次征文的寫作，這固然是一種缺陷；但通過這次征文工作湧現出这么多的新作者，這却又是使我們非常興奮的事。在這些新作者中間，有許多都是在工業建設各種崗位上擔任實際工作的人。像“幸福的‘南村’們”的作者周競，是工人出身，目前仍然在工業部門工作；“在風暴中”和“新的成績”的作

者趙懷祖，是一位工業技術干部。其他如“跋涉者的問候”的作者井頻，“單敏和他的‘黑閨女’”的作者方衍宏，“開鑿秦嶺的人們”的作者尹建平等等，或者是工業部門的實際工作者，或者是和工業部門的實際生活保持着密切聯繫的人。他們拿起筆來以滿腔的熱情寫出了他們所十分熟悉的事物，並且已經初步地顯示了他們的寫作才能。有这样的新生力量陸續不斷地補充到我們文學工作的隊伍中來，我們的文學事業無疑地是會呈現出蓬蓬勃勃的新氣象的。

讀完這本選集，讀者們或許還會有不滿足的感覺。比如說，儘管這些作品已經在相當廣闊的程度上反映了工業建設各方面的生活和鬥爭，但還有一些重要的生活方面卻沒有在這本選集中反映出來，特別是重工業部門的生活和鬥爭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這說明了我們組織稿件的工作還作得不够深入和不够全面。此外，這些作品都比較注意地表現了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跡，但對於現實生活中尖銳複雜的矛盾和衝突却揭示得非常不够。這也是目前創作中帶有一般性的問題，需要我們去努力加以解決的。

我們怀着欣喜的心情把這本選集呈獻給讀者。作為本書的編者，我們願意聽到各方面的批評和意見。我們在這裡向曾經支持和關心這次徵文工作的作者、讀者以及許多工礦企業部門的同志表示感謝。同時希望反映工業建設的創作、特別是特寫散文的創作能夠更加活躍起來。

“人民文學”編輯部

1956年3月30日

目 次

前言	(1)
跋涉者的問候	井 頻 (1)
新的成績	趙懷祖 (11)
女實習生	洪 流 (17)
我們的机長	白 鋼 (27)
聰明的架工們	徐 迟 (34)
速 度	汪 渝 (40)
第三次要求	梅 定 (48)
斯傑潘諾夫和王福厚	哈弼亮 (61)
安得克夫	喬立英 (67)
一个青年礦工	譚 連 (74)
信	苏 鷹 (80)
周師傅	工人 朱关順 (88)
五次任务	万憶萱 (93)
兩個年輕人	何澤沛 (100)
在風暴中	趙懷祖 (110)
調度室主任	陈登科 (117)
水利工程师	碧 野 (125)

金師傅.....	白 刃 (133)
中 秋.....	白 刃 (142)
春 節.....	孟慶和 (152)
小施工員.....	趙懷祖 (159)
一个快活的小伙子.....	辛 雷 (165)
渾河岸上.....	高 霓 (173)
幸福的“南村”們.....	周 競 (183)
感謝与决心.....	周 競 (188)
軍人性格.....	周 競 (193)
畢敏和他的“黑閩女”.....	方衍宏 (199)
公路現場終点.....	楊居人 (206)
跌落涯.....	樓佳基 (214)
开鑿泰嶺的人們.....	尹建平 (222)
泰嶺上的一面旗帜.....	趙 建 (231)
節 日.....	張德裕 (236)
新入伙的俄工.....	范 彪 (242)
去工地的路上.....	范 彪 (249)
好徒弟.....	陈鑑堯 (257)
保安員小趙.....	海 楓 (262)

跋涉者的問候

井 頻

站在古老的嘉峪关上，望那長城以外，灰蒙蒙一片戈壁灘向西伸延而去，一眼望不到头，遼濶，深远！透过灰色的大气可看見戈壁灘的最北边，孤独地突立着一架石头大山，那便是賀黎山。賀黎山的背后，仍然是一片無边無际的万里大漠。据說，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一条通商大道，由敦煌沿着長城綫外可直抵張家口，从这里轉道到北京。不知道是在哪个古远的年代，这条大道閉塞了，行人絕迹了。从那时起，这里从沒有看見升起过一縷炊烟，也从沒有听見過一声駱駝的响鈴。这是一片被人遺弃了的荒僻地帶！

一个秋天的中午，沉睡了多少年的戈壁呵！突然听到了清脆的駱鈴声，远远的出現了一支人群。这是勘测从黄河沿岸到伊黎河畔铁路的一个草測工作組。二十八个人中，除了技術隊長和几个有經驗的老測工，差不多全是青年小伙子，青年团員占了半数以上，可以說这是一个青年組。

在漫無人烟的戈壁灘上，他們开始了第七天的跋涉。由于这里异常缺水，七天來，沒有碰到过一家人家，沒有遇到过一只野獸。水，比什么都珍貴！

第七天的黄昏。夕陽在灰蒙蒙的大气中，向着远远的天边沉

落下去。夜，徐徐地籠罩着戈壁灘。勘測人員背負着儀器箱和工具，迈着沉重的脚步。隊長和青年团支部書記趙伍，他們的心里像点着火似的走在最前边。搬家的駱駝到哪里去了？不知道。疙瘩井在哪里？不知道。

在戈壁上工作最惱人的莫过于失掉联系。偏偏他們碰到了这倒霉的遭遇。

清晨出工时，趙伍曾以一般勘測人員所具有的精細而認真的習慣，向負責搬家的同志詳細地画着疙瘩井的方向和地形，詳盡地說过以往每次搬家总要叮嚀的几句话。比如，搬到新的地方要把紅标旗插的高一点，晚上收工的同志不回來，要燒起野火当信号……現在，怎么能失掉联系呢？千錯万錯都怪今天貪多幹了点活兒！有什么办法，明天就是國慶節，同志們的心情又不是不理解，当时連自己也支持多幹点活兒，只不过沒說出口罢了。

不知道是同志們的沉默影响了他，还是由于今晚的責任太大，他那素有的开朗的大笑，和有时流露出來的孩子般的活潑，这时在他身上消失了。他的臉上变得沉默嚴厉，甚至有些煩躁。

人們默默地向前走去。脚下的石头噼噼作响。誰也不講一句话，誰也不理誰，有什么話好講呢？又渴又餓，口干和飢火燒得嘴唇上裂滿了小血口子，渾身軟溜溜地一点勁也沒有。有人搬着空水壺往嘴里倒了又倒，哪里能倒出一滴水來呢？

到了硬戈壁上，駱駝蹄印消失了。趙伍猶豫着不知該往哪里走。同志們也在他背后站下來了。

他轉身向大伙逗了兩句有趣的話，想轉變一下这沉悶的空气。但是，像受了潮的炸彈，爆發不起來。对自己的这种勉強做作，他也感到惱火。

“好吧！燒起火給后边的人打个信号，你們就在这里等着他

們，我到前邊找路去。”手電筒一明一暗地閃着光，他走了。劉喜和兩個年輕人也跟着他。

掉隊的人陸陸續續趕到了。只剩下胖子老朱沒上來。

老朱躺在地上向小岳哼哼唧唧，發着牢騷。他那過份發胖的身子也實在走不動了。小岳拉他也拉不動，喊他也喊不起，拖他也不抵事。

“要了我的老命也走不動了！小岳！你快走吧……”他又唧唧嚶嚶地怪起搬家的同志來。

小岳指着前面的大火說准是找到駱駝了。他固執地搖着頭。小岳使盡了各種辦法，又孩子氣地哄勸他，說後邊太危險，碰見了狼群怎麼辦？來個壞人怎麼辦？……不管怎麼說，他總是一面唧唧嚶嚶着該死的駱駝不知到哪里去了，一面口口聲聲叫小岳不要管他。這怎麼能成呢！怎麼能扔下同志不管呢，小岳曾向團里寫過保證：要照顧好老工人；他曾在出工動員會上舉手表示過態度，在他單純的思想里也的確確有一個極為簡單却很堅定的認識——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但，眼下老朱走不動却難住了他，實在沒法可想，最後直急的哭起來。老朱深深感動了，慢吞吞地站了起來。小岳高興地搶過老朱的儀器。

當他們剛趕到大火堆跟前，劉喜吵吵唧唧從前邊跑回來，“快走呀！前面有座莊院，趙伍還給大伙留了件好禮物等着呢！快走吧！”

簡單的幾句話給人們增添了多大的力量和喜悅！走！快走！

但是，當人們站到这朦朧的“村落”邊沿，發愣了，失望了！這裡，除了一片起伏不平的沙包，和沙包上簇簇紅柳條、干枝桠外，什麼也沒有，沒有燒起篝火，也沒有紮過帳篷。而這就是早上約好的宿營地——疙瘩井呵！

再也沒有繼續前進的勇氣和力量了，人們默默不响，倒頭躺在沙包上。

根据以往的經驗，怕难以找到搬家的駱駝了。如果繼續找去，不僅僅會扑空失望，更會使同志們過度疲勞，明天就很難工作。而同志們心里却有一個願望：在國慶節這天，實行一個新的操作措施來紀念祖國的第五個國慶大典。現在必須使同志們得到充分休息，因此，決定當地過夜。

“有沒有水啊！”老朱又耐不住啦。

有幾個同志悄悄地走出沙包，摸摸石頭也是焦干的！夜還不深，月亮才升起不久，哪里會有露水？

趙伍站在沙坎上，手里拿着個什么藏在背后，像是故意不叫人看見。他高聲吆喝著，不像演講也不像在鼓動宣傳：“我說，今兒晚上可是個好日子，誰也不興哭喪著個臉，要歡歡樂樂的！我提議來個露營大會餐。小岳，你先把火燒起來！……我呀，代表咱們組的年輕人，送給上年歲的老同志一件過節的禮品，可新鮮啦！你們看！”他高高舉起一只死野兔子。大伙開始笑了。“先別急！如果野味不夠吃，還可以請吃些點心……”他把早已搜集起來的零碎干鍋魁分給大家，每人得到像嬰兒拳頭大的一点点。趙伍又舉起半瓶留蘭香牙膏：“還有清涼劑哪！又能潤嗓子，又能止渴。這是志願軍同志的發明，你們的牙膏保險都在駱駝上馱著，不要緊，有我的。每人可分到十五個米粒長……”

人們從沙包上爬起來了。野火燒起來了。熊熊的火光照著人們焦黃却很興奮的面孔。有的圍著剝兔子，有的啃“點心”，有的吮著沁涼的牙膏……趙伍滿意地笑著：“這才像那么回事呢！”

說實在的，那干棒棒、發了綠霉的“點心”可真不是味兒。越嚼越干，越嚼越渴，碎渣滓如同無數個小刺扎著喉嚨，滿嘴的粉

末像黏不到一团的砂子。

水，哪怕一点点水也抵事呵！人們迫切地需要水，不过听不見誰再喊叫就是了。

老朱偷偷摸摸拿起空水壺，悄悄地，唯恐被人發現了，輕手輕腳向沙包后边走去。

趙伍突然發現老朱在喝……

“老朱！你怎么能喝哪？……”他失声叫了出來。

“別喊叫！別喊叫！我实在挺不住……”

“那能喝？”

“就是又苦又臭，还有点澀嘴……你也喝些吧！多少能抵点事兒！”

趙伍沒有喝。把自己那份“清涼劑”送給了老朱。

趙伍向隊長要求帶几个年輕人刨井找水去。他們听帶路的老鄉說過，村子里的老輩們多少年以前曾在疙瘩井飲过駱駝。可能井被風砂掩埋住了。如果幸运，也許能找出水來，明天可以按时出工。“試試看吧。我在这里招呼他們休息，另外把明天的計劃整理一下。”隊長答应了。

在一片可疑的潮湿的土坎上，开始刨井了。沒有鎬頭，拿測量的花桿來代替；沒有鉄鍬，就伸出兩只鉄打的手。手指甲劈掉了，指头尖裂开了血口子。有的人打着吨，兩手还不停地在刨着。忍受住疲劳，忍受着疼痛，刨着，刨着……

趙伍滿身砂土，十个手指尖不住地往外渗血，又青又腫。他从衣服上撕了条布，草草把手裹住。他被隊長叫去研究出工計劃。走到火堆前，他看見睡着的同志冻的縮作一团。他才注意到夜深了，冷颼颼的。这惱人的气候給他們增添了多少苦楚。白天，戈壁像火爐一样烤人，晚上又是这么冷。顯然，身上的單衣服抵不

住戈壁秋夜的寒氣侵襲。趙伍說：“來！咱倆給同志們布置個熱炕睡吧！”他們燒起無數個小火堆，待燒旺了，然後用砂子掩蓋着，這樣，睡在砂堆中間，全身溫暖，很像北方人的熱土炕。

當人們在舒適溫暖的“熱炕”上再次睡去後，他們偎近大火堆，商量着那個新的措施。這個計劃的實行，初步估計每天可勘測二十多公里路，往日，每天勘測十公里多，這是一個多了不起的速度！放在國慶節這天，該是一件多有意義的獻禮！

夜光表的時針指着十二點。離天明還有七個多小時。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分，各地的人們都在籌劃着些什麼呢？也許，人們早已入睡了，在甜蜜的睡夢里想着天明該如何地慶祝祖國的生日！也許，人們正在愉快地熨折着要穿的彩衣和艷裝。祖國呵！戈壁灘上的跋涉者也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在熱情愉快地迎接您的莊嚴的節日啊！

往火堆里添了把柴，他們準備挖井去。却見小岳拖着兩只沉重的腳，一拐一顛地走來了，活像個黃泥人。小岳深怕影響大伙情緒，悄悄地說水沒指望了。他上氣不接下氣，喉嚨里像堵塞着一團棉花：“越到下邊……土層越干……劉喜他們撐不住，已經倒下……”

趙伍深深了解自己的小伙子。在這群生龍活虎的年輕人中間，你從來不會聽到“撐不住”這三個字！當人們飢渴如焚，誰可曾聽到小伙子中有一个人提起過水呢？“水”字在他們之中就像犯忌諱一樣，誰也不提它。可是，眼下就從小岳的嘴里，說出了“撐不住”三個字！

一種對祖國的責任感，激勵着他天明不能不出工。一種對事業的榮譽感，激勵着他不達目的，決不休止。找水去！一定在天明之前找到水！他記起了平時最喜愛的一首蘇聯詩中有這樣幾句

詩：

誰是快樂的——他就能笑，

誰有願望——他就能達到，

誰要是尋找——他就一定能找到！

多好的詩句！“誰要是尋找——他就一定能找到！”他們看見老遠老遠的南邊，有幾點微弱的燈火恍恍惚惚。如果是村子，定能找到老鄉來送水。可是離那地方起碼也有二十多公里路程……剛剛倒下去的劉喜要求到那裏找水去，隊長給他配備了個壯年測工。他們踏着明淨的月光，朝着無盡的大灘找水去了。

眼看三星偏了西，還不見劉喜回來。趙伍把所有水壺搜集起來，提着一根粗棍子，隨同着五個小伙子也出動了，方向也是朝南。

半路上，碰見了劉喜和那個壯年測工，說前邊十多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股小水溝。趙伍叫那測工趕緊回去和隊長商量把“隊伍”帶到水邊上來住。說罷，劉喜領着路，他們像充滿希望與喜悅的獵人追蹤野獸，朝前跑去。

誰能想到，該死的流水又作弄了人們，當跑到水溝邊沿，水早已斷流了，氣的人們直亂罵，也有的人把怨氣朝劉喜放。劉喜有什麼法子呢？他不也是被捉弄的一個嗎？忽然，不知誰發現了坑坑窪窪里一點點沒滲下去的水，高興地喊了一聲，趴下就喝。人們的腦袋都插到了泥里，一抬頭，滿臉黃泥巴。逗的大伙都好笑。

趙伍喝了一口水，把自己的泥坑就讓給了別人。他着急的要命。

他看見小岳掉在老後邊還沒跟上來。小岳白天照顧了一路老朱，晚上又刨了一夜井，腳上打起了好幾個血泡，走起來一顛一

拐……。他懊惱自己沒給小岳留點水喝。溝渠里不多的水早被同志們咽干了。他一言不發，沿着溝渠就往上跑。一定得找點水！一定得給他找點水！跑了有五十米遠，忽然看見野羊踩下的兩個泥窩里還有點點水。他高興極了，趴下去就要灌……糟糕！怎麼往水壺里灌呢？連個舀水的家具也沒有。把水壺插下去灌吧，非但灌不上，怕水也得流完。等小岳上來親自喝吧，水滲完了可怎麼辦？他急躁地喊着小岳，小岳還是踉踉蹌蹌走不快。他着急地走來走去沒法可想。“不行！一定得把水灌上，給他留着！”怎麼灌呢？根本沒辦法。有了！干脆使嘴往壺里灌！對，使嘴灌！趴下去就使嘴含，一口一口地往壺里灌，也顧不得是泥水還是清水，能灌上就灌上，能灌多少就灌多少。水被灌完了，他就像一個貪奶的嬰兒咬着媽媽又瘦又小的奶頭，狠狠地啣，狠狠地啣！

好啊！半壺泥水完全屬於他了！

小岳喝着水，睜大着深情的眼睛感激地看着趙伍：“真甜呀！——你也喝點吧！”

趙伍借口喝夠了，沒有接受。他還決定：按照使嘴灌的辦法，分頭為大伙找水去。六個人沿着溝渠往上跑。跑了有三百多米遠，飽飽地灌滿了十壺水。人們舉起水壺蹦跳着，大聲歡呼着！

依着趙伍在西北高原奔波了這幾年的經驗，他判斷溝渠里的流水一定是被老鄉澆地或者其他原因，在夜里把水截住了。推測起來，溝渠的上流就一定有人家，一定有村莊。他提議：由一個人送水回去，其餘的繼續往上找。雖然大伙一天一宿沒合眼，沒吃飯，早已疲勞不堪，但一致願意繼續找去。小岳再三爭着要去送水。趙伍沒辦法，把木棒給了他，叮嚀路上多加小心。便各自分頭走了。

小岳像負荷着一項緊急的戰鬥任務，一路小跑着。他奇怪哪

兒還來這大的勁頭。

約摸跑了一半多路，突然覺得背後有個東西跟着他，又不敢扭頭去看。真的，背後是有個什麼在緊緊跟着他？實在憋不住了，扭轉頭一看，唉呀！狼！他失聲叫了出來，下意識地用手捂住臉，心激烈地跳着，站着不敢動。那狼也停住不走。“多嚙就跟着啦？為什麼不吃我呢？是不是到前邊才……”一連串的疑團糾纏着他。在緊迫的形勢下，可又沒有可能去想它。他舉起木棒企圖把狼吓跑，但毫不見效。他急了，——深更半夜在這荒灘上，決不會有來救援的人。同志們又等着水喝，怎麼辦？怎麼辦？……“不行！怎麼我也得走，也得走！”他橫了心，提着木棒，掄着褲子上解下的皮帶（不知他從哪兒學來這辦法），朝前挪動，提心吊膽地挪動。

誰知狼慢條斯理地仍然跟在後面。他停下，狼也停下；他走，狼也走；他跑，狼也跑。慢慢地小岳胆子倒大啦，也比較沉着起來。他想：叫牠老跟在屁股後面究竟是個威脅，老拖着牠，多嚙才能把水送回去？怎麼能把牠弄走呢？——突然，他神經質地朝前猛跑，那狼也猛追上去。又一個突然扭轉身子，舉起木棒，掄着皮帶，照亮手电，大聲吆喝着向狼撲去。背上的水壺直碰的叮叮當當。他像一位威嚴勇猛的天神，緊緊地朝狼追去。狼跑遠了。他疲憊地喘着氣，狼到底還是怕人呀！

他疲乏極了，骨頭都像散了，多想歇息歇息，不知是害怕狼再來糾纏，還是惦念着同志們沒水喝，他又小跑着走了。

月亮慢慢地移動到天的西半邊了。趙伍他們沿着溝渠繼續走着。一路上有說有笑，天南地北扯個不休。一會扯到了朝鮮的志願軍同志；一會扯到了長征；一會又扯到了天明時，天安門前的盛況……對北京的十月一日，他們談的是這樣津津有味，如此具體又如此生動。如同毛主席站在高高的天安門上，遙遙地向他們